

# 西貢天后廟的結構、節慶活動及其在西貢社區的多重角色

梁浚彥

香港科技大學環球商業管理及金融系

西貢墟天后古廟及協天宮位於西貢市普通道，現被列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sup>1</sup>為西貢區內的重要廟宇，並同時兼具政治、教育及經濟等角色。本文主要是透過對該廟宇進行的實地考察及訪問，探討廟宇當中的地方宗教元素，並從其廟宇結構、相關的節慶活動，深入了解地方宗教及其場所所扮演的多重角色。

## 一、西貢天后宮的歷史背景

西貢天后廟的確實興建年份已經是無法考究。然而，根據西貢街坊會主席李福康在訪問當中所言，廟內曾經有著一座道光二十六年（1846）鑄造的「磬」，亦即銅鑄大鐘，由此可以推算第一代的西貢天后宮距現在有接近170年的歷史，惟他口中所言的「磬」已不復存在。根據廟內的碑文，天后宮在1916年重建。在重建之時，村民把位於現在崇真學校位置<sup>2</sup>供奉關帝的協天宮亦遷到天后廟旁，兩所廟宇並列，成為一個「五開間」的結構。（圖1）

可以肯定的，是西貢天后廟的與鄰近地區的天后廟比較，前者的歷史較短。例如糧船灣洲東丫的天后廟最遠能追溯至1741年，廟內有一口乾隆六年（1741）鑄造的大鐘。科大衛相信位處糧船灣洲的墟市於18世紀已經成熟，亦是現在西貢區最早成立的墟市。<sup>3</sup>這與西貢墟的地理頗有關係，糧船灣洲靠近外海的部份，較有利於以前主要與水上人交易的生意模式；而西貢墟處於較為內陸的位置，路途遙遠，不利漁船往返。（圖2）建造廟宇與修繕廟宇皆需要大量的資金，而資金通常都是來自地方成員及團體的捐助。<sup>4</sup>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受惠於地理位置，西貢墟成為船隻不能隨意進出維多利亞港規定下的補給熱點，帶動西貢墟的經濟發展。西貢天后廟於1916年重

修，可以反映當地的經濟在這段期間有頗佳的發展。

西貢天后廟所在的前方是一港灣，稱為廟角頭，而廟的南方是西貢墟。（圖3）在1949年以前，西貢墟是三面環海的半島。到了1930年代，西貢墟已經成為新界東部的重要墟市，為漁船的重要貿易點。黃佩佳記載西貢「東南臨避風港……屋宇數百，居民五千餘，樓之高二層者甚多。近岸較多新樓，有石碼頭，為來往香港西貢小輪船停泊之所……海面常見漁船灣泊，多至百餘艘不等，比坑口尤盛也。全村有商店頗多，以業鹹魚、雜貨、山貨為最夥，其他如洋貨、理髮、生菓餅食、茶樓、錢銀找換及首飾等商，亦無不有，雜貨以泰生棧及益生兩家為最大，主顧多為漁人，營業以油、鹽、米、糖四項為最大宗。蓋此地不獨為漁船藪聚之所，仰亦新界東部各村落所趨向之市集也。其重要正與荃灣、長洲、大澳等處展甚軒輊。酒樓則有得如、維新兩家……邱之麓不遠，有天后關帝兩廟及普通學校，三者皆比鄰面海而立。其前為曠地，以短垣繞之……兩廟之建設甚新，蓋重修未久者也。」<sup>5</sup>黃佩佳的另一著作則記載：「有樓宇數百，多二層，居民六千餘。商店如雜貨、海味、山貨、金飾、布疋、茶麵等皆有之。尤以油，鹽，米，糖四項為最大宗。東去漁船，多歸此購糧或修理。歸時，多至百餘艘。漁人皆好飲食，歸帆甫息，登樓買醉，此去彼來，深宵未已，市况頓呈熱鬧，有若長洲，澳者然，蓋新界東部重鎮之一也。臨海有天后、關帝兩廟。」<sup>6</sup>上述的記載，很清楚的說明當地的經濟情況，亦讓我們明白天后廟所在的位置和漁民的關係。

## 二、從廟宇結構看地方宗教元素

西貢天后廟與協天宮格局趨於一致，皆是兩進的建築，彼此相連。廟前地台之的中央放有一個大型香爐，供信眾拜祭「天神」之用，而「天神」其實就是坊間所言的「玉皇大帝」，為眾神中品位最高者。整座廟同時供奉多位神明，跟外國普遍的「一神論」宗教不同，村民在拜祭天后的時候亦會拜祭其他神明，而廟宇亦會在同一廟宇內擺放不同的神像供信眾拜祭。而應該放多少個、哪一個副神卻從來沒有一定的規範，可見地方宗教欠規範的特質。

西貢天后廟的門外的對聯：「聖蹟自莆田恩流貢土；慈雲開港海澤被岡州」。上聯大約說出天后的起源地——莆田，並將天后聯繫到西貢。同時，下聯亦有提及過海港、聖恩等字眼，顯示出天后被當地居民視為是海上的保護神。值得注意的是對聯正上方的鋪金的「福鼠吊金錢」圖案（圖4），正好代表著中國文化對「蝙蝠」這種生物的看法，認為這種長相奇怪的物種帶有神秘能力，甚至是「福氣」。對聯跟福鼠都是自民國五年（1916年）重修時所留下的印記，某程度上反映當時部份社群成員相信「福鼠」能為社區帶來福氣。

進門以後的正中央是一道「擋中」，或更普遍的會稱之為「中門」。雖然在我到訪的四次經驗當中，「擋中」都是長期開著的，但參拜者相信此門的作用並不是供信眾通過，而是在有需要的時候關上以抵擋外面而來的「煞氣」，以保護天后及關帝不受污染。他們口中的「煞氣」可以是來自死亡的氣息，或者是生理期的女士，故信眾一般也不會從中門進出。

繞過「擋中」以後，便是天后的神檯及香案。香案用於放置香燭、貢品。就佈局而言，上述的東西在相鄰的協天宮也趨向一致。不同的是，天后神像兩旁放置的是「千里眼」、「順風耳」，常見於不同的天后廟，而關帝神像兩旁放置的是周倉跟關平，亦是普遍關帝廟常見的組合。除此之外，廟內的裝飾品也有些許不同之處。天后廟內的牆身掛有很多黃色的「祈福絲帶」，每一條絲帶上面寫有帶吉祥意思的字句，

例如是「生意興隆」、「一本萬利」，而背後則寫上「天后娘娘敬奉」的字樣。（圖5）據西貢街坊會的人員描述，這些絲帶並不是拜祭天后的傳統物品，而是他們在2008年重修時候在廣東省連同其他工藝品引進回來，旨在讓信眾在參拜過後把福氣帶回家。此情況猶如天后誕，花炮會成員把花炮上的物品帶回家一樣，為的就是要把拜祭過天后所帶來的福氣帶回家，並得到保佑家庭的作用。協天宮除了有著同樣設計的紅色絲帶外，還有一系列的鍍銀兵器，與關帝作為忠義將軍的象徵相對應。總括而言，中國的民間宗教信仰並沒有一個嚴密的規矩，反而，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廟宇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按著所服務的人群的習慣及信仰而變更，造成不同廟宇有不同佈局、不同節慶活動的局面。

## 三、天后廟的宗教及地方教育的角色

西貢是三百多年前清朝取消遷海令後，客家人聚居的重要地方之一。當時新界的平原早已經被本地的族群控制，亦即是「圍頭人」，著名的氏族包括：鄧氏、侯氏、彭氏、廖氏及文氏。南遷的客家人只能到香港新界東部的山區建立聚居地，包括西貢、沙頭角及沙田等地方。雖然西貢還保有少量的本地人，但在客家人進駐以後，基本上在西貢墟北部都是客家村落，可見他們在當地的廣泛性。<sup>7</sup>同時，有鑑於西貢沿海的地理位置，這裏適宜水上人上岸進行買賣，甚至是定居。就香港的水上人族群而言，主要分為操鶴佬話及廣東話的漁民。雖然天后被視為是海神，然而，我們不能肯定是上述的那一個族群把天后這一個地方信仰帶進西貢墟，亦不能確定當初建廟的是那一方，但可以確定的是作為西貢墟唯一的天后廟，其最主要服務的族群就是客家人及水上人。居於西貢岸上和島嶼的客家人和水上人他們都是依靠著「海洋」來維生，而天后一直以來都是被譽為是維繫海上和平、安全的重要神明，亦在多項古時記載當中被描述成是平定海盜的活躍神明，自然成為西貢墟居民所依靠的神明。

時至今天，在漁業息微的21世紀，西貢天后廟依然是鄰近居民的宗教中心，為居民提供參

拜天后的地方。就我在過去四次平日到訪廟宇所得，有半數的人都是看似沒有準備的信眾，有些只是進廟內取一些香枝點燃，然後在天后及關帝神像面前三拜，有些更只是在廟門外雙手合十的向天后及關帝三拜。從他們的外觀及手頭上所攜帶著的購物袋可以推算，這些人當中以家庭主婦為主。他們不進廟的原因並不是本報告主要的探討目的之一，也許是覺得會為天后帶來「穢」，或是覺得自己在當刻還沒有準備好朝拜天后，但可以肯定的是天后這一個地方信仰已經成為了他們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另一邊廂，我亦觀察過幾個有備而來的信眾參拜天后的方式。其中，第一位信眾先拿一束香枝在香案上的油燈點燃，然後直接朝天后像三拜，然後跪下再三拜。她繼而往廟門後的土地公、伯公三拜，然後走出天后廟，把香枝插進廟門外的「天爐」，再走進協天宮重複剛才在天后廟的拜祭動作。另外一個信眾卻有著不同的拜神次序，他先是在天后廟內點燃香枝，然後在天后像前三拜，繼而穿過天井，再到協天宮拜關帝，最後把剩下的香枝插進「天爐」內。按照神明品位的高低而言，先拜品位最高的「玉皇大帝」理應是較符合傳統的做法，但我們可以看到上述兩者，或者是在廟外朝拜的家庭主婦都是先拜天后，之後才拜天神及關帝，甚至是不拜後兩者。由此可以推算，在當區居民的心目中，天后的地位較其他在廟內受到供奉的神明稍高。這個現象並沒有一個固定的解釋原因，李福康說天后和關帝沒有高低之分，然而先拜天后，後拜關帝只是西貢墟居民的習慣。當然，習慣的出現可能只是建基於家庭長久以來的傳統；然而，這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天后比較靈驗，而他們所面對的困難與天后更為相關。的確，從西貢墟的歷史來談，會到天后廟參拜的居民應該是以往從事漁業的客家人及水上人的後代居多，他們受到家庭的信仰教育，「天后是掌管海岸的神明」的概念根深蒂固；加上據李福康所言，那些流傳在西貢墟的「靈驗故事」都是環繞著天后，而較少與關帝有關，致使這個現象的出現亦可能是合理的解釋。

天后誕的正日為每年的農曆三月二十三日。

據李福康所言，幾年舉辦慶祝西貢天后誕的日子均比「正日」推遲一個月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西貢天后廟把慶祝天后誕的日子延遲主要是為了減省聘請戲班的成本，因為若在「正日」舉行酬神演戲需要與其他的廟宇競爭，成本自然較高。更重要的是，西貢區的天后廟眾多，除了糧船灣洲、佛堂門、坑口等規模較大的天后廟，還有一些村落有自己的天后廟。西貢天后廟為了遷就這些村落能夠在「正日」舉辦天后誕慶祝活動，所以特意把天后誕的慶祝活動順延一個月，以避免衝突。李福康解釋這是因為不成文的規定，每個「灣頭」須要互相幫助、互相尊重。這個不成文規定也許是因為村落之間已經沒有爭奪土地資源的需要，畢竟因為時代的革新，把以往依靠農業、漁業的經濟模式淘汰。過往的天后誕慶祝活動通常歷時四天五夜。廟方會在西貢天后廟外的空地及鄰近停車場的空地搭建戲棚。如同大部份其他天后廟所舉辦的天后誕一樣，西貢天后廟會聘請戲班表演神功戲予神明及街坊觀賞。然而，西貢天后廟卻不會每次都有「請神巡遊」的儀式，其最近的一次是在2016年慶祝天后廟100週年的天后誕之上。這次的巡遊不只是在廟外的村落附近巡遊，而是出海巡遊，把天后像接到船上繞著西貢港口航行，寓意天后保佑西貢居民出海一帆風順。

李福康坦白說舉行一次慶祝天后誕活動大概花費150到180萬港幣，把民政事務署的5萬元資助算上，「西貢街坊會」還需要為剩下的百多萬元籌款。若以西貢區30多條村落的村民平均分擔，每人需要捐出港幣約200到300元，對經濟能力較遜的老年人是沉重的負擔。而根據他所言，村民現在依然堅持每年舉辦慶祝天后誕活動的最主要原因，是為了維繫這個屬於西貢的節日，並同時為街坊提供娛樂，帶動西貢墟的旅遊業，以及是讓新一代的當區居民了解他們居住地的歷史和文化。

#### 四、地方精英與宗教的緊密關係

除了其宗教角色以外，西貢天后廟同時扮演著仲裁機構的角色。據李福康所言，1941年成立



的西貢商會把該廟作為處理商業糾紛的辦公室，也是區內醫療和體育的重地。在眾多角色裡面，又以教育最為重要。廟內現為西貢街坊會辦公室的開間在西貢公立學校成立之前是「普通學校」的舊校址。從地理上看，西貢不發達的陸路交通難以便利辦學團體及政府到西貢墟辦學，加上水上人的經濟條件不允許子女到私塾唸書，普通學校成為下一代獲取教育的重要地方。這也與普通學校創辦理念一致，為「普通」的西貢墟居民提供教育服務，而現在天后廟的教育角色已經由西貢中心李少欽紀念學校<sup>8</sup> 代替。

「李少欽」是西貢墟發展不可或缺的地方精英，他的名字在西貢街知巷聞。<sup>9</sup> 李氏是區內重要的客家姓氏，南下時落戶爛泥灣附近開闢村落，並因政府興建萬宜水庫而遷到現在的萬宜灣新村。<sup>10</sup> 李少欽很早就前往西貢墟謀生，並開辦仁生堂藥材店，及至1941年開辦西貢商會，成為該會的創會會長。當時的西貢商會如同前文所述，主要是處理西貢墟的生意糾紛，並維護當區商人的利益。日軍攻佔香港後，日軍承認西貢商會在地區上的領袖地位。<sup>11</sup> 西貢商會逐漸演變成今天的街坊會及鄉事委員會，並繼續由李氏後人擔當要職。<sup>12</sup> 值得注意的是，李少欽在從商之前是在自己的村落當老師的，為區內少數的精英分子。而這次訪問的對象——李福康的祖父正是李少欽。李福康除了是西貢街坊會的主席外，更同時擔任多個區內的政治、商會要職，計有西貢鄉事委員會的執行委員<sup>13</sup>、西貢同鄉會理事長及西貢商會副會長等。由此可見，李氏在當區有相當的影響力。

從天后廟內1916年重修的碑文可以見到，當年支持廟宇重建的捐獻者當中，為數不少的是區內的商人階層，例子包括：「安昌店」、「順安渡」、「譚盛棧」等。要是再參考1965年的重修碑文，不難發現當年的捐獻者都是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士，包括：黃允畋（時任東華三院總理、華人廟宇委員會委員和太平紳士）、劉鎮國（香港知名華人領袖劉鑄伯之孫、香港小輪主席）、關啟明（啟明建業創辦人）等。可見西貢墟內當時的確是有一群擁有經濟能力的商家，甚至是根本不是住在西貢墟的商家，而這些商家某程度上都

是願意透過捐助重修廟宇來讓自己能與地方群體結上關係，並建構自己在區內的社會地位。由此可見，天后廟在此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一個普通的宗教場所，更是一個匯集地方精英、資本階層的地方，而天后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這一個社區群體的象徵符號。

時至今天，李氏家族在西貢的政治勢力早已有所削弱。然而，神誕的舉辦及天后廟的營運依舊為他們提供擴大政治影響力的機會。慶祝神誕的活動，正如前文所述，每年動輒百多萬元的資金，還要與其他的「灣頭」商議舉辦慶祝天后誕的日期，要是能順利舉辦定必是籌委作為身份宣傳的良機。西貢街坊會是天后廟的管理組織，西貢街坊會代表的產生辦法是由每一條街選出一個代表。據李福康解釋，每一條街的選民人數不一，從20人到200人不等，街坊會的職位也是透過選民選出。除了街坊會外，天后誕的籌委會當中有12人同時身兼鄉事委員會的職務。鄉事委員會是香港特區政府諮詢新界民意的法定組織，每四年由村代表選舉產生，而正、副主席能同時晉身鄉議局，主席更能成為區議會的當然議員。<sup>14</sup>簡單而言，鄉紳想要晉身鄉議局或者是區議會所需要依靠的就是村代表的投票，畢竟到現在為止，能投票的非原居民還是較少的。神誕活動正好為這些籌委提供一個表達自己能力及與政府關係的機會，在村民面前塑造自己政治方面的正面形象。從廟內近年的碑文可以看到西貢街坊會與政府機構的交流頻繁，例如在2009年的重修開幕儀式邀得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主禮，以及不同階層的政府官員擔任顧問。由此可見，宗教的角色從來都不只是限於宗教的範圍，更多的時候是社區居民建立群體認同的象徵，甚至是地方精英獲取政治勢力的平台。

## 五、結論

總結而言，本文內容有欠完善，推論粗疏。然而，這次考察及寫作的經驗可謂是讓我這個行外人大開眼界。小的時候，每次經過香港大大小小的廟宇，總會不期然地把頭探進去看個究竟，好奇為何人們要拿著香枝對著一動不動的神像三

拜九叩，把明明可以食用的食物當成供品放到香案上。這個問題當然是永遠不會得出一個明確的答案，我在這次的經驗當中領略到其實我們在廟裡看到的一石一物有著其獨特的意義。舉例而言，天后廟內不同年份的碑文及石壁上均印有不同捐款者的名字，此舉從來都不只是純粹的把善長仁翁名字記錄下來，而是一個捐款者增加在區內政治影響力、把自己納入區內政治群體的手段。同時，管理廟宇的組織也不是隨意透過民選而得出的，而是地方精英群體的聚集地。雖然這次的研究沒有明確的證據證明街坊會的延續是建基於李氏的世襲，然而從李氏掌管西貢商會到現在街坊會的這個事實，我們大致上能看到李氏的管理西貢天廟肯定不是一個巧合。在香港，這個以金融掛帥的國際大都會裡，這些平常人眼中的「小事」已經逐漸被世人遺忘。幸然，在上個學期修讀人文學科時逐漸建立興趣，開始探索這個與我們息息相關的社會現象。

#### 註釋：

- <sup>1</sup> 西貢墟天后古廟及協天宮在2009年12月18日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
- <sup>2</sup> 現在鄰近崇真學校的位置為西貢西貢墟內名為「躉場」的地方。
- <sup>3</sup> Faure, David,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 <sup>4</sup> 廖迪生, 《香港天后崇拜》(香港: 三聯書局, 2000), 頁 99。
- <sup>5</sup> 黃佩佳著、沈思編, 《新界風土名勝大觀》(香港: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2017), 頁 55-56。
- <sup>6</sup> 黃佩佳著、沈思編, 《香港本地風光》(香港: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2016), 頁 368。
- <sup>7</sup> 馬木池, 《十九世紀香港東部沿海經濟發展與地域社會的變遷》, 朱德蘭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第8輯(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2002), 頁73-92。
- <sup>8</sup> 西貢中心李少欽紀念學校於1995年成立, 有區內5所學校合併而成, 當中包括由「普通學校」演變而成的「西貢公立學校」。
- <sup>9</sup> 李英儀, 《西貢墟百年滄桑》, <http://had18.huluhk.org/article-detail.php?id=208&lang=tc> (2020年12月12日檢索)。
- <sup>10</sup> 1969年香港政府決定在西貢糧船灣興建淡水湖, 為此香港府在西貢天后廟前填海, 興建樓宇, 1973年, 受影響的村民陸續遷入新居。爛泥灣村遷入新居後改名萬宜灣新村。馬木池, 《萬宜水塘的興建》, 馬木池等著, 《西貢歷史與風物》(香港: 西貢區議會, 2003), 頁 172。
- <sup>11</sup> 馬木池, 《西貢行政區域的劃分與發展》, 馬木池等著, 《西貢歷史與風物》 頁23。
- <sup>12</sup> 李少欽出任西貢區鄉事委員會1947-1952年副主席和1952-1961年主席。馬木池, 《西貢行政區域的劃分與發展》, 馬木池等著, 《西貢歷史與風物》, 頁24。
- <sup>13</sup> 西貢鄉事委員會(2019-2023)執行委員會委員, [https://www.had.gov.hk/rre/chi/images/2019\\_rce/sk\\_sk\\_mlrc.pdf](https://www.had.gov.hk/rre/chi/images/2019_rce/sk_sk_mlrc.pdf) (2020年12月13日檢索)。
- <sup>14</sup> 《區議會條例》(第547章)附表3,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47!zh-Hant-HK> (2020年12月12日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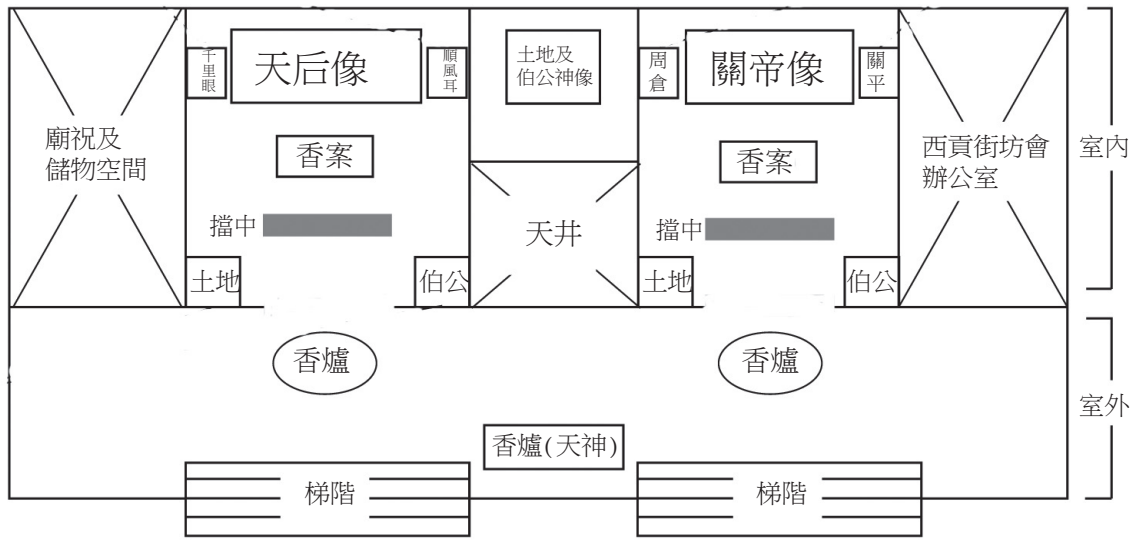


圖1、西貢天后廟和協天宮的平面圖，筆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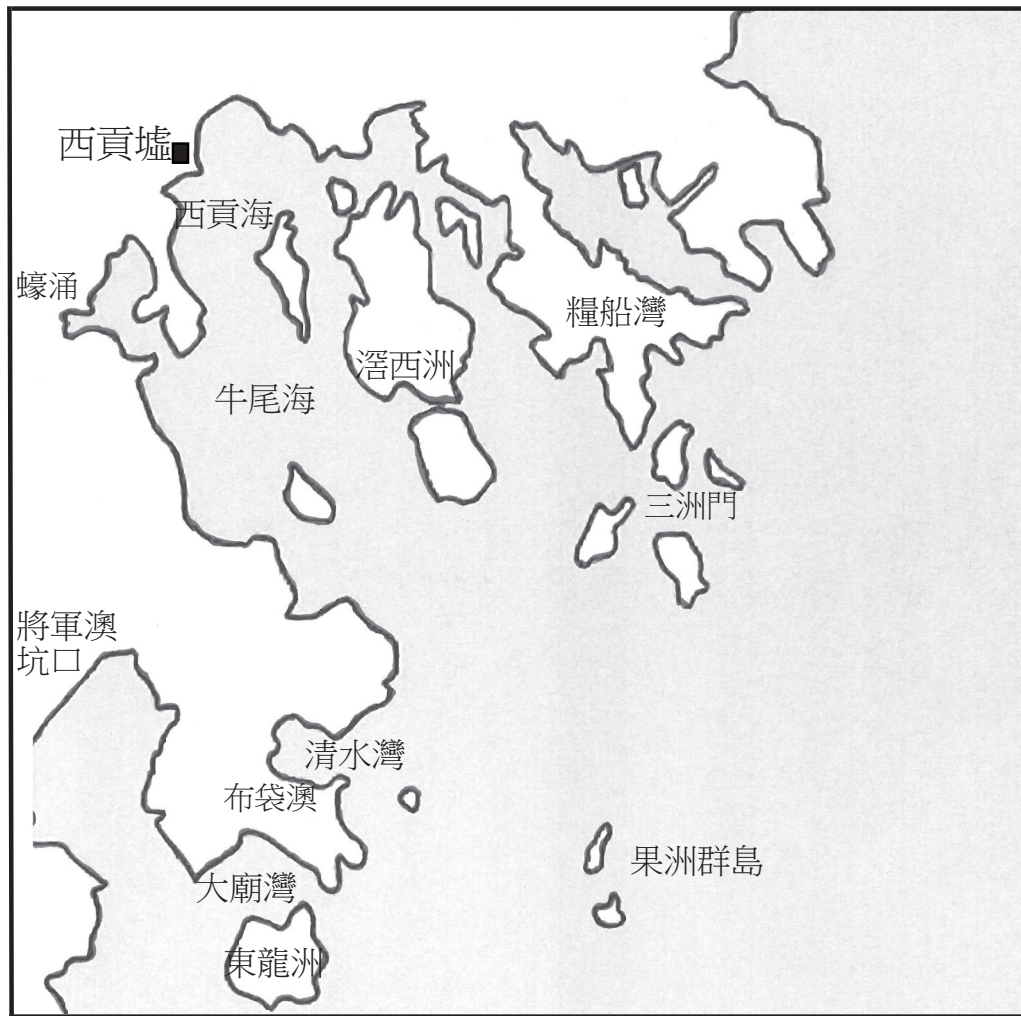


圖2、西貢墟地理位置圖。





圖3、1949年英國皇家空軍拍攝的西貢墟航空圖部份。轉引自馬木池等著，《西貢歷史與風物》，頁31。



圖4、西貢天后廟門口對聯及其上方的「福鼠吊錢錢」圖案。筆者拍攝。



圖5、西貢天后廟的內貌。牆上掛滿「祈福絲帶」。筆者拍攝。

---

## 更正啟事

本通訊第97期，呂卓遙，〈日治與戰後初期的鄉村社會與生活——香港新界沙田的個案〉，頁5，行19，「於1943」誤植為「卜尽1943」，謹此更正及致歉。